

使用海外电子邮箱向freeget.ip@gmail.com发送一封邮件，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能空白），大约十分钟后会收到一个网页地址，打开网页后，请点击下方绿色，Download按钮，下载翻墙软件，双击下载的软件即可突破网络封锁，安全、自由地浏览更多的真实资讯。

无神论也结现世苦果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发表了《两个家族的两串数字》的材料，讲的是一百多年前，美国学者A.E.Winship曾公布一项研究成果：同时代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生于1703年）和著名的无神论者马克·尤克斯（生于1700年）两个家族的繁衍发展史。马克·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你信神，而我永远都不会信！”200年后，爱德华兹家族出了100位大学教授、70位律师、300位牧师等高尚职业者；马克·尤克斯家族则出了440名性病患者、310名流氓、190名妓女等社会垃圾。

无神论是一种邪论，是罪恶和灾难的源头，它对子孙后代的长远影响

让人震惊！它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不但表现在来世，也表现在现世，现世苦果如下。

一是没有安全感，无神论者没有正确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蛋白质组成的一种有机体，人生在世无依无靠，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在不可抗拒的宇宙规律面前，无神论者容易产生恐惧不安心理：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病痛的恐惧等等。

二是忧郁无助的困惑，无神论者不知道人生终极目标，容易认为生命无常、人生苦短，没有积极向上的动力，光阴虚度，碌碌无为，不知道为谁而活，在酒足饭饱之后就感到空虚无奈，许多人郁郁不乐，许多人患上忧郁症。

我家住在某大城市的一个镇子。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的一天，从市区方向拉来一大汽车强行收缴的法轮功书籍，运到我镇的一个造纸厂销毁。由很多警察押送，还有记者和中共人员。

警察命令当地群众围成一圈，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与拿着照相机的人也与群众一起围成圈等着拍照。接着警察开始污蔑法轮功，而后，让围观的群众发言。一个警察对群众说：“老百姓都得配合政府，支持政府的工作，叫谁说谁就得说，不说也不行！你们都不能信法轮功！”

说着就指着一人说：“你先说。”那人说：“我不会说。”警察说：“我告诉你怎么说，你就说是炼法轮功的，炼功后怎么受的害，怎么被骗

“那1400例全是假的”

的？”那人说：“这更不会说了”。

这时，警察从衣兜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稿子给他，说：“我这有写好的稿子，不会说你就照稿子念，念完上电视做宣传，配合政府的工作。”

很多围观的群众摇头说：“这不是造假吗？”也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我认识谁谁谁炼法轮功，可好了。有的说：我看见过法轮功的书，都是教人做好人的，等等。

中共警察的这一举动，遭到围观群众的抵制与拒绝，这场造假表演只好草草收场。

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群众都议论纷纷。我的一个邻居大嫂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之后，没回家，直接到

三是名利情仇的烦恼，无神论者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自然就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容易物欲膨胀、情欲放纵、吃喝玩乐、赌博成性，一切以金钱名利为中心，生活在无止境的物质追求之中。有的人信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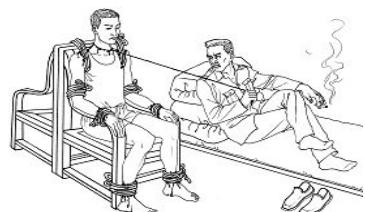
“人争一口气”，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寻烦恼，在个人利益上钻牛角尖，为小事、琐事和蝇头小利生闷气、闹矛盾，无事生非。许多人处理不好家庭关系，夫妻不和、父母不敬、子女不教。

四是误入歧途受恶报的困扰，无神论者没有因果报应的约束，许多人放任自己的魔性，心无善念，做好事怕吃亏，自甘堕落，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许多人违背天良的采取暴力、金钱等手段来处置人与人的关系，给社会带来不公，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文／青缘）



了我家，平时她经常来我家串门。大嫂一进门就跟我说：“我告诉你，电视上演的那1400例全是假的。”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就把刚才的经过对我诉说了一遍，并气愤地说：“这个共产党太坏了！”◇

天安门自焚伪案漏洞百出：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手术后能唱歌；王进东的衣裤被火烧破，头发却很完整，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火焰下竟不变形。王进东身边的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悠，等着拍戏。



传播真相 云南高惠仙遭九年冤狱

【明慧网】2013年3月，云南安宁市法轮功学员高惠仙结束六年冤狱，走出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此时的她：头发发黄，身体消瘦，视力下降，牙齿松动、脱落，这都是由于常年遭受关禁闭、强迫做奴工的迫害。

高惠仙曾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第一次被诬判三年，第二次被非法判刑六年，她在中共的看守所、监狱度过了九年黑暗时光。以下是高惠仙女士叙述自己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到中共迫害及九年黑狱的经历。

修炼大法真美好

我叫高惠仙，今年50岁，云南省玉溪市人，原是云南安宁昆钢桥钢厂350车间吊车工，家住安宁市桥钢路桥钢小区。

1998年8月，一位法轮功学员邀请我去她家里看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录像带，才看到师父的法像，我就有浑身一震，感觉与师父似曾相识。我从小身体就不好，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不适都消失了。改变最大的是我的性格，过去我心胸小，凡事爱斤斤计较，不能吃亏。修炼大法后，工作上该我干的我就干好，也不发牢骚了。

到天安门打真相横幅

2000年4月4日，我和郭宏云、张旭、施云、马长生、周旭钢，安宁的交警王云、吴成志，申群等九名法轮功学员，相约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呼吁还法轮大法清白。几经辗转后终于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九个人在旗杆下，王云、吴成志两人当时还身着警服，将写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横幅展开，我们七个人则在横幅下双手合十。就在这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的警察向我们奔来，发疯似的抢走横幅，还对王云、吴成志大打出手，把他俩的帽子、警服上的徽章抢了，王云、吴成志被单独抓捕，我们七人则被劫持到附近的一个执勤点。

到那一看，已经有很多其它省份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里。警察搜出我们的身份证后联系每个人的单位，除了申群被昆明警察单独带回之外，我们六人都被带到云南驻京办，第二天乘飞机回到昆明后，我们又被关在昆钢罗白分局的办公室。

四月底，我们六人从看守所放出，在北京期间身上带的钱都被罗白分局的警察搜走，买了回来的机票。

再遭绑架

2003年11月初，安宁公安局国保大队、安宁太平派出所、桥钢保卫科警察欧国强闯到我家，说有人举报我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就在我家里乱翻一气，后把我带到太平派出所。我被铐在黑房子里的水管上一整夜，那根水管的位置不高不低，我一整夜蹲也不是，站也不是，就这样熬了一个晚上。当时安宁张家坝的法轮功学员艾忠华被关在我旁边的一间房子里，我听到他还遭到警察的毒打。

我在安宁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八个月，每天捡白云豆，每天每个人要捡两袋半，从早上七点要干到晚上十点半。我才到安宁看守所的时候在监舍炼功，被女警杨群踢了一脚，还拿来两副手铐，将我的左手和一个犯人的右手铐在一起，右手和另一个犯人的左手铐在一起，24小时这样铐在一起，做什么我们三个人都要在一起，吃饭、上厕所、睡觉、走路，每个星期换两个人和我铐在一起。这样铐了将近两个月才放开，逼迫我写不再炼功的保证。

被非法判刑三年

2004年3月，昆明市中院诬判我三年。6月3日我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一进监狱我就被劫持到四监区弹棉花车间，每天在车间塞枕套、塞被套、缝棉絮，还被四个犯人包夹。

2005年3月我被转到集训监区，当时监狱将大部份被关押在女二监的法轮功学员转到集训监区。监狱成立了专管法轮功学员的专管组。逼迫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床差不多七点就开始坐小板凳，不准靠，不准坐坐垫、不准动，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坐直，每天要从早上七点坐到晚上十一点，一个星期给一盆水抹一下身子，一天只准上三次厕所。晚上睡觉不给拉蚊帐。这样长时间坐小凳，我的屁股都坐烂了，疼痛难忍。当时专管组的警察是谢玲、孙琳爽、杨欢、夏昆丽、万雪梅、杨永芳、梁洁、王黎黎。

有一次警察从我身上搜出一首李洪志师父的诗以及一些大法弟子歌曲的歌词，警察夏昆丽、谢玲就用两副手铐把我吊在上顶楼的铁栏杆上，一只手铐一边，人呈大字状，我的双脚都几乎不能着地，就这样吊了四、五个小时才把我放下来。

出狱三月又被绑架

我在监狱期间，桥钢350厂的出纳金宗敏带着昆钢领导到监狱通知我被开除公职，从此我失去了工作。

回家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我背着一包真相资料出门，在路上被安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桥钢保卫科的李卫国绑架，并抄了我的家。这次我被非法关押了九个多月。在看守所多次被非法提审。在看守所里还被强制做奴工：用玉米叶编鞋子、捡各种豆类。

被非法判刑六年

2008年1月7日我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这次一送监狱我就被关到禁闭室，每天早上七点钟开始在禁闭室门口操练，一直到晚上6点吃完饭前。两个犯人包夹我，白天的一个守着我操练，晚上一个守着我睡觉，禁闭室的蚊子多的简直像马蜂窝，不让漱口，不让刷牙，一个月才让洗一次澡。在大太阳下曝晒着操练，一群警察还围着我逼着我将脚绷直了踏正步。

我在禁闭室被关了两个多月。狱警孙琳爽、谢玲、杨欢、万雪梅、夏昆丽、杨永芳、王黎黎、周莹每天都来逼我放弃信仰，被我拒绝。2008年9月我被转到七监区，每天被强迫做奴工，做衣服上的珠绣、衣服上的花边、装饰，我就这样在七监区做奴工一直到我回家。◇



段对：法轮功学员的摧残
长时间罚坐小凳手



吊铐窗棂
酷刑演示：